

NIANG YIWAN HUAIJOU DE JIU - KAI D SHU HUA NIANG YIWAN HUAIJOU DE JIU - KAI D SHU HUA NIANG YIWAN HUAIJOU DE JIU - KAI D SHU HUA

酿一碗怀旧的酒——恺蒂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今人书话系列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责任编辑 蒋 恒
责任校对 鞠 朗
装帧设计 池长尧

酿一碗怀旧的酒——恺蒂书话

恺蒂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4
字 数 185 千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36-2/G·386

定 价 12.20 元

今 人 书 话

介 语

谈书的文字古已有之，此者如今归之“书话”，而古时多属目录校讎之学。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此乃官修书目和史志书目之开端。三国两晋而下，迭更丧乱，而图籍著录屡代不废。如郑默之《中经》，荀勖之《新簿》，皆有创获。唐初修《隋书》，有《经籍志》之作，玄宗时又有《群书四部录》，至此官修书目已蔚为大观。私撰目录肇始于南朝齐梁间，王俭撰《七志》，阮孝绪撰《七录》，总集众家名簿，补苴官目之缺，堪为书林佳话。王、阮志录群书，非仅津逮来学，更以惟书是癖之雅趣启染后世文人。延至宋代，私家刻书、藏书风气大盛，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亦为一代雅事。举其要者，首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二志。其后明清两代，书海泛滥，此类著录便是不胜枚举。而书目之外，至此又有书跋集录一路，如毛晋《隐湖书跋》、钱曾《读书敏求记》、王士禛《渔洋书跋》等等，较之前者更见读书人之心得和情趣。

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之递相嬗变，盖因风气所使，古今文人心性不同耳。古人著录图籍，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要旨。惟于版本、目录一节用功良多。近世以来，文人觉于时势，书里书外，触处皆是文章，故援笔之际，或于义理辞章道及风俗人心，或由掌故佚闻寻绎精神趣味，论列书事亦多有感而言，缘事而发。近人叶德辉撰《书林清话》，虽云旨在考述刻书源流与校勘家掌故，字里行间亦自有传薪之意，又痛慨“秦火胡灰之厄”，心事意气在在可见。

《书林清话》之前，有叶氏族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作，哀录藏书家遗事，亦未尽是书斋之语。此二书，自书目、题跋之外另辟一途，可谓书外言书，文字式样显然更趋自由。如今“书话”之体，通常以为由清人书跋发展而来，其实叶昌炽、叶德辉这类摭谈诸般书事之文字亦是一处来源。唐弢先生在其《书话》初版自序中说过，他本人的书话写作就汲取了《书林清话》的一些特点。不惟其一者，但看三四十年来出现的许多书话，像阿英、郑振铎、周越然诸先生的作品，都是兼具前人书跋和书事笔记性质。至于今人之书话作品，则又不同于前人，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退，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读书人掩卷思道，抚今追昔，激扬文字，厥有斐篇。此者见性见情，更见时贤用世之心。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书话之作大行其道，与日渐繁盛之学术随笔互相辉映，已是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当然，今人书话仍还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较之后者它含有更加浓厚的书卷气息，大体不离书本或书人书事。在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书籍流布十分便利之今日，此类文字备受读者欢迎亦自必然。其实，书话之风靡今日，亦正体现了学术文化由书斋弥散社会，由学者播于民众的现代精神走向。

浙江人民出版社向以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为己任，于书林诸事亦多有用心，以往曾出版《两浙著述考》、《浙江藏书楼》等书，为读书界所看重。今届，该社又拟系统出版今人书话，委托我辈策划其事。我辈不才，幸赖海内学者书人鼎力相助，俯仰之间已初具规模，且精华所聚，可读可赏，或可谓之今世之书林佳话也欤。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六月

NAGP6/10P

前言

恺蒂小姐的文字有情有趣，尤擅文化随笔，如今去国万里，念念之中依然眷恋中文写作。一九九一年起，她在《文汇报读书周报》、《读书》杂志和《文汇报》开设专栏，介绍英伦文事，其中有不少关于书籍的话题。本书辑录这类文章二十九篇，编为四辑：“聚散有缘”、“心事难与君说”、“外乡的山水”、“寂寞杨柳屋”，各表一端，各有所旨。另有附录二篇，系译英国学者关于书籍艺术的篇什。

关于作者的其他情况，我们所知如次：恺蒂，本名郑海瑶，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就读该校外文系研究生班，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一年赴英国进修，现供职于英国国立艺术图书馆。著有《海天冰谷说书人》、《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画圣吴道子》等。

由于作者远在国外，本书委托国内的朋友编定。

绿林书房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录

前言	1
----	---

聚散有缘

《笨拙》之死	3
世纪末《画室》再巡	9
企鹅六十年	15
书不是一听烘豆子	25
BBC 的危机	35
玛丽·惠特豪斯退休了	41
无冕与有冕之争	49
别人家珍	57
书里的风景	64

心事难与君说

冬日里的女子	75
从爱丁堡到萨摩亚	84
酿一碗怀旧的酒	93
依然话说格林	96
心事难与君说	
——关于普拉斯的争议	101
学院小说家：大卫·洛奇	110
拉金的悲哀	116

马丁·艾米斯与倒过来写	121
海天冰谷说书人	126

外乡的山水

为了遗失的画像	137
说给你听一个鬼故事	146
外乡的山水	152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158
几处风景共享之	166

寂寞杨柳屋

凯灵顿其人	179
巴黎的穆恰	192
寂寞杨柳屋	195
最后的亚瑟王	198
旅途上的独角兽	201
蓝色电影诗人	212

附录一：“艺术家之书”定义二十二种	219
-------------------	-----

附录二：书籍之艺术	225
-----------	-----

后记	243
----	-----

◇
聚
散
有
缘

【今人书话】

《笨拙》之死

报馆云集的弗利特街旁的一条岔路上，《笨拙》的旧址是一片凄凉和萧索。不再有繁忙的运送纸张和新杂志的大卡车，不再有来来往往前来聚餐的文人画士，只有寒风吹着地上的纸屑，红砖墙上是一片冷峭。半年以前，《笨拙》停刊了，四月八日那最后一期封面上便是这样一街零落秋景，夕阳西下，暮色苍茫，老态龙钟的笨拙先生鼻更弯、背更驼，带着他的朱迪和他的狗，一步三回头而去。手提箱上印着的是“太阳下山，我归去也”，万般无奈与惨淡。没有人为他送行，没有人为他流泪，只有他自己为自己在该期的漫画栏中圈了块墓地，树了块墓碑，写了几句悼辞；也只有在那期的读者来信中才见到几只残花饰成的花圈，听到几声不成调的挽歌。英国新闻界的热情都集中在次日的大选中，《笨拙》生前众多的撰稿人则是一片沉默，该洒的泪早已洒尽，该说的话也早已说尽，当手上没沾过一滴墨水星的斯蒂文爵士成为《笨拙》的新老板时，当任职十年的主编阿兰·库伦（Alan Coren）递交辞呈时，当西装族们带着电脑带着财经预算进驻《笨拙》虎视眈眈地注视它的发行量和财政结果时，当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绞尽脑汁让老《笨拙》试穿各式新时装时，在很多人的心中，《笨拙》已经死了。

屈指算来，《笨拙》临终之时，正是一百五十一岁。一八

四一年，杨柳吐绿，莺啼鸟啼，大卫·列文斯通探险非洲，怀特福斯发明街道清扫机，托马斯·库克创立假日，大不列颠占领香港，维多利亚女王芳龄二十二，一切都风华正茂，生机勃勃。七月十七日，第一期《笨拙》问世了。创立人是作家亨利·麦休（Henry Mathew）和雕版师 E. 兰德尔（E. Landells），第一任主编是弗利特街上破产的酒店老板马克·莱蒙（Mark Lemon）。《笨拙》本是模仿法国由昂利·陀米埃（Henri Daumier）主画的幽默日报《喧闹》（*Charivari*）而成，但又有所不同，正如莱蒙在创刊号上所宣称的那样，新杂志须得比《喧闹》少一些挖苦，多一点亲善，而且要寻求比一般插科打诨的出版物更高的文学水准。同时，任职二十九年的莱蒙还创立了著名的《笨拙》俱乐部，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著名的《笨拙》午餐。他觅到一张可供二十人围坐的橡木大桌子（萨克雷曾有诗《红木树》吟咏此桌，带头在上面刻下自己姓名的缩写）。每次午餐，虽无佳肴，却有美酒，不仅酒多，而且话多，点子多，幽默更多。伦敦的市民们常常会在午餐那日聚在《笨拙》门口，看他们出入，与他们同醉同笑。如今，这桌上的名字已是无数，除了历任编辑外，更有每个时代最出色的漫画家，如约翰·李奇（John Leech），费兹（Phiz），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yle），德·穆尔（Du Maurier），查尔斯·金恩（Charles Keene），林利·桑伯恩（Linley Sambourne），菲尔·曼（Phil May）和最优秀的幽默作家，如萨克雷·玻西弗·李（Percival Leigh），道格拉斯·杰拉德（Douglas Jerrold），贺拉斯·麦休（Horace Mathew），F.C. 伯纳德（F. C. Burnald），高尔斯密斯（Gordonsmiths），A.A. 米恩（A.A. Milne）等等。

最初几期的《笨拙》并不很畅销，发行量只在六千份左右，在出版一周年纪念集时，亨利·麦休想出妙招，请一位俏皮幽默的因无钱还债而入狱的人写稿，销量竟到九万份，一年

之后，马克·莱蒙刊登了托马斯·霍德（Thomas Hood）的诗作《制衣妇之歌》，使《笨拙》的销量又翻了一倍。此诗叹惋了制衣妇工作之辛苦，报酬之低，看似与《笨拙》的幽默取乐精神相悖，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笨拙》最初十年的主要撰稿人及漫画家萨克雷所说的关于幽默的一段话：“如果幽默只意味着好笑的话，那么你会对能引你发笑的小丑们更感兴趣，而不是幽默作家。除了好玩之外，幽默作家还必须能唤醒人们的爱心、同情心以及良知，去批评那些不真和虚伪，去抚慰那些弱小、沮丧和不幸的人们，他是竭尽全力在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行动和情感。”

确实，《笨拙》一直是关注英国生活各方面的，而且，它总是代表着大多数英国人的想法。从一百多年的《笨拙》漫画中，人们可见英国政治兴衰史、服饰演变史、机械发明史、戏剧电影史、儿童生活史、妇女地位史，如同百科全书。《笨拙》还一向以政治漫画而著称，英国的首相，女王的夫君，外国的政治强人，所有的头头脑脑都在《笨拙》的伶牙俐齿之下，最著名的要数约翰·泰尼尔（John Tenniel）的一幅描写俾斯麦下台的《不听忠告》。《笨拙》曾多次被法国和德国政府定为非法，德皇魏玛二世还悬赏过《笨拙》主编的人头，而英国政界人物则整日提心吊胆地不知它下期会有何新招。《笨拙》的成员们更是视为英国百姓解除痛苦为己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大轰炸时，主编埃冯·诺克斯（Evoe Knox）每日揣着一瓶威士忌，沿街行走，寻找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们。

时光荏苒，《笨拙》悠然度过了一百岁，风风雨雨，战火纷繁，《笨拙》在英国文化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第一本幽默杂志，在英国人心中，它如同一本赞美诗集、一册祈祷书，如同葡萄酒、下午茶，冬日客厅中的炉火，亲切自然，必不可少。二战以后，它的文风更为儒雅、脱俗，它以轻松的

调侃让人发出会心的笑，不以刻薄的挖苦让人面红耳赤无所适从，它不是硬邦邦热辣辣刺人的仙人掌，只如周日午后阳光下花园中刈草机轻轻碾过绿草地，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它更是休闲的处所。它沉醉于英国中产阶级温暖舒适的怀抱中，五十年代，销量达到最高峰：十二万五千份。

一晃到了六十年代，世道突然变了。学生运动蜂拥而起，摇滚乐所向披靡，电视传播更是吸引人们纷纷离开书本。神圣的下午茶不再神圣了，藏书票、初版书没人再谈起了，旧文人纷纷过时了，老《笨拙》似乎是大梦初醒，还没能回过味来，另一份名为《私眼》（*Private Eye*）的幽默杂志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以砸碎一切旧世界的姿态，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潇洒，很快占了《笨拙》的上风。

《笨拙》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第一次觉得在以幽默著称的英国，逗英国人发笑实在是最辛苦最困难的一桩差事，它虽然也曾强打精神涂脂抹粉模仿了一次《花花公子》而使销量有所上升，然而这掉份的强心针也没有多大效果，“哗啦啦”大厦将倾，它终于被传播媒介的大爆炸炸成了碎片，被挤出了文化的主流，流落到牙科诊所的候诊室中。雪上加霜，一九六九年，《笨拙》自创刊以来的主人、邦德街上的那家古董商将它卖给了联合报集团，一个由伯特森爵士拥有的地方报纸网。

没有了古董商的资助，重返文化之主流更是无望，幸亏新老板还通文墨，也懂得《笨拙》历来的自由精神，对它并不过问，这样到了七十年代，阿兰·库伦成了《笨拙》的第十一任主编。库伦本人是位出色的杂文家，在他统治的十年中，《笨拙》虽仍在文化之边缘，但却恢复了那种悠悠然之书卷气，撰稿人大都是库伦的好友，当今英国一流的杂文家，如谢立丹·毛莱（Sheriden Morley），基斯·沃特豪斯（Keith Waterhouse），亨特·戴维斯（Hunter Davis）等，《笨拙》如同一个小俱乐部，

虽读者不多，但其文其画都属上乘，而且墙内不香墙外香，《纽约人》曾想以一千八百万英镑收购《笨拙》，未成。然而好景不长，伯特森爵士仙逝，新爵爷斯蒂文是生意人出身，虽不懂编杂志得靠灵感靠才气靠学养，但却懂收支平衡，更懂得不做亏本生意。于是，那小巷中惯于沉醉的懒散文人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杂乱的办公室中来了一群西装革履的财政家，没纸没笔，却有着储存着各式图表的计算机、高科技。自创刊以来，《笨拙》向来机构精简，都是主编当家，配上两位精通文字及漫画的编辑相助，从不用市场预测财政管理的商业人才。对西装族们库伦力拒不能，只得喟然长叹递上辞呈。斯蒂文爵士竟点头应允，库伦不懂经营之道，留他做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库伦对《笨拙》便如詹姆斯·瑟伯对《纽约人》一样，放走他，只怕《笨拙》再也演不出喜剧，只能演悲剧了。

库伦走后，老实巴交的大卫·泰勒（David Taylor）被选为主编，与西装族们周旋，上任伊始，一九八八年一月，他在一家牙科诊所的候诊室中召集会议，宣布将重整《笨拙》。这原来有些反讽的举动最终成了真正的自嘲，会上，一位年轻的杂志记者以滑稽杂志不再滑稽这一古老的话题为出发点向泰勒大发其难，他就是八个月后成为《笨拙》第十三任主编的年仅三十的大卫·托马斯。

这位《笨拙》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主编和他的前任们可不一样，他灵敏机智，咄咄逼人，他时髦应景，锐意革新，他知道当今读者的爱好，他要让《笨拙》返老还童，加入雅皮士的行列。他取消了库伦风格的消闲栏目和优雅文字，他开始刊登关于遥控电话和高级汽车的笑话。《笨拙》的老撰稿人纷纷挥泪告退，《笨拙》俱乐部惨然解体。不破不立，托马斯毫不在乎，《笨拙》有史以来的几次高峰都在于新生力量的加入，如初创十年间年轻的萨克雷与李奇、费兹共事；如世纪末时伯那德出

任第四任主编，高尔斯密斯、费尔·曼初露头角；如二战前后H.F. 艾利斯（H.F.Ellis）引进轻捷的新文体；托马斯颇有信心，现在，该是他的时代了。

然而天不助他，虽然托马斯已将《笨拙》改得面目全非，但西装族们并不满意，与《私眼》及另一份发行量逾百万的以黄色漫画著称的幽默杂志《Viz》相比，老《笨拙》虽着新装，仍然太落伍了。看着老《笨拙》备受折腾，旧编辑的心中委实不忍，第十任主编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曾想以一百万英镑购买《笨拙》，库伦则筹集了三百万去与西装族们谈判，但都被拒绝。库伦怒叹道：“他们的态度着实恶劣，看来，他们宁愿让它死，也不愿给它一丝生的希望。”果然如他所言，斯蒂文爵士很快厌倦了负债累累奄奄一息的老《笨拙》，宣布回天无术，关门大吉了。

《笨拙》死了，这曾辉煌过、曾代表过英国文化的一段传统的杂志就这样被抛弃了。虽然最后一期《笨拙》仍被抢购一空，但每每和英国人谈到《笨拙》，听到的回答都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早过时了”。读者们如此薄情，对于当年以二十五英镑创刊的、鞠躬尽瘁的《笨拙》来说，也许关门比改装更好些吧。

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世纪末《画室》再巡

书库角落黑色厚木书架上的那排旧书，久被尘封，已未可言香。一本本细细翻阅过去，竟翻出一本《画室》来。纸已极黄了，薄脆得几乎一搓便能搓成一把粉末。旧杂志毕竟比不上旧书可堪摩挲，然而内容却同样喜人，值得玩味。这本杂志是一八九八年冬季的特刊，标题是“现代藏书票及其设计者”，昔日的书主定然也是位爱书人，杂志墨绿色封面里页上便贴着一张木刻藏书票：少女手持书本倚栏而坐，窗外是风云山水，长裙的波纹虽不很精致，但那凌空凭栏之态，却自成一番气势。不知它的年代，但想必也是几十年前的旧物。书中文字间插配的那一叶叶藏书票更是秀丽可人，大多是庭园花木及女子的体态和面颊，轻盈、流动、鲜活、娴静，极少有纹章盾牌的死气沉沉之态。杂志副标题中所谓的“现代”，便是指上个世纪末风行欧陆的“新艺术”（Art Nouveau）之时了。

一八九三年，《画室》（*The Studio*）创刊于伦敦，一晃便是百年，世纪末的种种情绪值得再提，街上穿黑白二色长裙长裤长衫的少女若隐若现，简洁而有些怪异的线条仿佛几幅比亚兹莱的装饰画悄然走下画廊；书店中摆满了新版罗赛蒂、布朗、亨特等人的画册，先拉斐尔姐妹们金红色的长发如火，梦幻般的眼神如网，能罩住每一个路过的人；塔特美术馆深处那间幽暗的展厅中，弥漫着本恩-琼斯画笔下说不完猜不透看不尽的许多美丽的怅惘和幽怨；巴比根画廊中穆恰的旧海报旧招

贴流光溢彩，巴黎百年前的醇酒美妇依然醉人；泰晤士河滨剧院里王尔德的旧戏，连月来演得场场爆满；以“《画室》及世纪末”（The Studio and the Fin de Siecle）为主题的展览，也在英国国立工艺博物馆（V&A）三楼一间小展厅中开幕了。凡此种种，虽只是点点滴滴不足成势，但已能让赏心者为之悦目。

在各种艺术中，工艺美术及设计源自于工匠手艺人之技，向来流于边缘，存在于民间，不算正统，也很少为人所道。到了上个世纪，它却叶茂花繁，经过威廉·莫里斯等人的推动，竟渐成正果，联系上文学、美学、纯艺术及日常生活诸领域，于实用中见古风情致，形成声势颇大、遍及英伦及欧陆的“新艺术”运动，有关的杂志便也应运而生，其中《画室》最有影响，同时期在英国与之齐名的还有麦克莫多（A. H. Mackmurdo）的《小马》（*Hobby Horse*, 1893—1894）；比亚兹莱（A. Beardsley）的《黄面志》（*Yellow Book*, 1894—1897）和《萨瓦》（*Savoy*, 1896—1898），以及瑞克兹和仙农（C. Ricketts & C. Shannon）的《时规》（*The Dial*, 1889—1897）。可惜其他杂志都很短命，唯有《画室》几易其容，竟生存了近百年。杂志随着时潮变，身不由己，当时《画室》自标“纯艺术及应用艺术之插图本杂志”（*Illustrated Magazine of Fine and Applied Art*），在它初创的十余年中，与《时规》等一起，既不取皇家艺术学院传统的古典主义，亦不取极前卫的塞尚等人的印象主义，而是将重点集中在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装潢（interior design）、设计（design）、工艺（crafts）和建筑（architecture）上，是世纪末种种思潮的反映。

当时，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国力虽仍强盛，艺术家手中的那碗酒却越喝越消沉了。先拉斐尔画派大势已去，一代大师罗赛蒂的影响虽在，但却不是兄弟会中那位意气盎然的年